



云中岳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中海再奔了里余，已看不见老道的身影了，但仍不放心，认准正西方向，如飞而遁。直至接近金泉山的南麓，他才渐渐收势。

击败了天南三剑，却败在长春子手中，但他并不骄傲，也不灰心，他深信在两仪心法练成之后，内力足以和老道的罡气抗衡，便不至于被罡气阻滞剑势，可以和老杂毛正式较量剑术了。

看天色已是近午时分，该是午间练功的时刻了。近来两仪心法大功即将告成，不能有丝毫松懈，必须按期勤练。看路右有一处枯草丛生的山坡，枯草高与腰齐，正是藏身的好所在。他看看四野无人便离开道路向山坡上窜去，藏身在草丛中，定下心神，静静地行起功来。草坡广约五六丈，任何人走近草坡，他都会及时发现。

足足练了一个时辰，这一个时辰相当漫长，在忘我的境界中，他不理会外界的事物，在草丛中十分安全，无需顾虑意外。等他从空灵的境界清醒，已是午牌末未牌初了。

他脱下儒衫，挟在腋下，走上了小径，这一带全是起伏不定的荒野，零落地散布着一些树林，有些树已全部凋落，未凋的是松柏。越过一座凋林，突然发现前面半里外的松林中，大踏步走出八名黑衣人，相距虽远，但仍可发现他们的黑棉袄内所穿的劲装，更可从他们腰间所悬的兵刃飘穗上分辨出种类，有流苏的是剑，带红色吹风的是刀。

“是黑旗盟的人。”他向自己说。

他闪在林中，伏在一株大树下，等候他们经过，免得再有麻烦。

接近至三二十丈内，他心中狂跳，走在中间的一名大

汉，奇丑的像貌入目清晰。他暗叫道：“那不是安庆双丑的老二吗，从金泉山到他们栖乐山秘窟，可走果山大道，为何却偏走这条远路？好家伙你送上门来了，天助我也！”

八名黑衣大汉不知林中有人等候他们，分为两路鱼贯而行，大踏步昂然赶路，毫无戒心。

中海从树下站起，从容举步走出小径，当路一站，冷冷地目迎走近的客人，虎目中冷电四射，神情极不友好。

“喂！”走在前面的人讶然叫。

“诸位，幸会，在下大地之龙，久候多时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他不说倒好，说了可把八位好汉吓坏了，没有人发声招呼，不约而同地扭头便跑。八个人都是不久前在青霞观见过中海的人，连天南三剑也败在中海的剑下，他们怎成？可说是闻名丧胆，望影心惊恨不得肋生双翅，冲霄而遁，怎敢接斗。

中海已认出八人是在青霞观受谭氏兄弟控制的人，顿萌替黑旗盟除害的念头。直至目前为止，他对黑旗盟尚无敌意，心中还希望黑旗令主能有与龙虎风云会决裂的一天，那会令龙虎风云会更为孤立，他却不知，天南三剑以前对中海并无成见，甚至希望中海能予龙虎风云会更凶狠、更激烈的打击。但晨间中海伤了黑旗盟的人，接着天南三剑又受挫在他的剑下，敌意已成，黑旗盟已发出与他势不两立的誓言，壁垒分明，仇恨难解了。黑旗令主驭下有恩，对盟友极为爱护，这就是为何令主被龙虎风云会所制之后，盟下的人仍死心塌地为令主效力的原因所在。他想向黑旗令主讨九阴吊客，令主岂能答应？

他想替黑旗盟主去内奸，不啻火上加油。谭氏兄弟的奸细身份，黑旗盟的重要弟兄俱皆心中有数假使可以清除，天南三剑早就下手，还用得着他中海越俎代庖吗？他们有他们不能清除的苦衷，这些事中海是无法了解的。这一来，双方的仇恨更深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他展开绝顶轻功追上走得最慢的一名大汉沉叱道：“阁下，接招。”

大汉心胆俱裂，向左急闪，伸手拔刀。

中海右掌一抄，扣住大汉拔刀的右臂，左掌急劈而下。“噗”一声劈中大汉的右肩，右肩骨应掌立碎。

“啊……”大汉厉叫，接着被中海向右摔出丈外，砰然倒地。

中海从侧方超越，三两个起落便到了人群的前面，倏然转身大喝道：“留下！诸位。”

奔得最快的大汉刹不住脚，直向中海怀里冲，喝声入耳，已经无法闪避，只好大吼一声，双掌来一记“推山倒海”，要拚个两败俱伤。

中海招出“童子拜佛”，崩开推来的双掌，乘势向下一扣，扣住大汉的后颈向下一按，右膝猛抬，噗一声顶中大汉上腭，及时放手。

大汉“嗯”一声低叫，满口牙齿松脱，上身一挺，仰面便倒，立时气绝。

还有六名，六大汉左右一分，正想作鸟兽散，二丑却壮着胆大吼道：“弟兄们，拚了！聚则生散即死，咱们要死中求生。”

他的吼声果然有效，其他五人火速撤兵刃列阵，形成半

孤胆战心惊地戒备。

中海手按剑把，呵呵一笑道：“诸位，二丑的话真教人泄气，似乎你们都死定了一般。武林朋友临斗有敌无我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你们连这点见识都没有，何必在江湖上称英雄好汉？简直丢尽了武林朋友的脸面，还未动手就先想到自己要死，岂有此理！在下真替你们难过。”

所谓艺高胆大，艺业不精的人，自己心里明白，遇上了艺业高的人，心理上的威胁压力奇重，动起手来，首先在气势上便输了一着，如果再加上胆小怕死的两种因素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除了魂飞魄散之外，便只有睁着眼等死，无可救药。这六位好汉已是气衰胆落，被中海冷静的神情和嘲弄的语调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斗志全失，神情麻木，状极可怜。

还是二丑有种，凶悍的天性令胆气不致完全消失，立下门户硬着头皮叫道：“咱们上！六比一，咱们不见得会落下风。”

中海徐徐撤剑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对，六比一，足以和武林名宿一搏，在下只不过是一个江湖小辈，诸位有何惧哉？上啦！”

声落，举剑迈进一步，脸上的神情开始严肃，虎目神光炯炯。

五大汉似乎立时精神一振，被二丑和中海的话激起了求生的本能，以六比一，何所惧哉？

“合围！”一名黑脸膛大汉沉喝。

两侧的人开始移动。杀气腾腾。

蓦地，一声暴响倏震，像是半天里响起一声乍雷，中海突起发难了。

剑虹前射，半途突又折向右侧，六个人刚形成合围，踏出一步，尚未及出招。但见人影倏动，剑影飞腾，风雷乍起，突变倏生。

“啊……”右侧一名大汉狂叫一声。人影剑虹从他的右侧一闪而过，他向左踉跄冲出，鲜血激射，他的右臂“噗”一声颓然坠地，手掌仍死死地抓住长剑不放。

中海身形倏止，站在先前断臂大汉所立的位置。凝神屹立，追电剑向右徐伸，风息雷止。

右面的大汉如见鬼魅，突然丢掉单刀，“哎”一声惊叫，不等中海进招，扭头狂奔，急如漏网之鱼，跑得好快。

中海不加追袭，徐徐举剑左旋。

左面就是黑脸膛大汉，脸色泛灰，举剑的手不住抖动，怪眼瞪得像铜铃，接触到中海的目光，情不自禁打一冷战，急速后退。

“住上。”中海招手低叫。

黑脸膛大汉一打哆嗦，扭头便跑。

“倒！”中海沉喝，抢上一剑点出。

不接招而用背部向着对手，不啻自杀。“擦”一声轻响，剑刺入黑脸膛大汉的右肩关节缝，奇准无比。信手一挑，大汉的肩筋立折，右臂急垂，长剑落地。大汉似乎不知右臂已废，逃出三丈外，方感到痛楚袭来，“啊”一声惨叫，脚下大乱，几乎栽倒。但居然被他撑住了，踉跄狂奔逃命去了。

这一来，众人刚才提起的一丝斗志立时瓦解冰消，另三人撤退狂奔，各自逃生，漫山遍野而走。

二丑鬼精灵，他不向来路逃，反而向西急窜，他认为不

与众人同路，中海必向人多处追逐，便可拾回老命了。

不错，身后没有脚步声，虽然没有人追来，逃命要紧，扭头看会耽误脚程，他只顾拚力狂奔，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。

看看到了先前的密林，他心中狂喜不住念拂，只消逃入林中便有救了。

他看到林中有人，先是一惊，看清了心中大定，原来是一个被中海用掌拍碎右肩的同伴，正跌跌撞撞地抱着右肘向西走。

“不能和他们在一块儿。”他向自己说，便向右一钻，穿林而逃。

走了五六丈，突见前面一株大树后移出一个高大的人影，右手插腰，左手挽着一件儒衫，正向他咧嘴一笑，说：

“二丑，才来呀！”

他顶门上走了真魂，扭头便跑。

、“你走不了的，老兄。”叫声像是在耳后响起，他感到似乎劲风压骨。生死关头，该拚命了，他大吼一声，旋身一剑猛挥，吃乳的气力全用上了，要拚个两败俱伤。

“噢！”他收剑惊叫。

身后没有人，全是树，那一剑几乎砍在树干上。

“我在你身后，老兄。”身后传来阴森森的声音，令人闻之毛骨悚然。

他浑身泛起鸡皮疙瘩，骇然转身。八尺外，中海倚在一株树干上，正用阴森森的目光注视着他，口角泛现着嘲世者的奇异笑意。

他绝望地吁出一口气，精神完全崩溃了，丑脸上青灰的

颜色骇人，浑身发软，恐怖地丢掉剑，摇摇欲坠地说：

“龙……龙爷，我……我投……投降。”

“你这没有骨头的恶贼！”中海冷笑着说，离树站直身，二丑双膝一软，脆下了，哀叫道：“龙……龙爷，我……没骨头，饶……饶命！”

中海在他身前一站，冷冷地说：“杀你这种人，污我之手。”

二丑如逢大赦，叩头如捣蒜，叫道：“不杀之恩，没齿难忘，来生……”

“住口！在下有话问你。”

“小的知无不言，龙爷是问令主的事吗？令主入川之后，行踪如谜，连天南三剑也不知他的下落，他带着七星七杰不知走那一条路？”

“在下不问你这些事。五年前，你在汾州将一根祖母绿宝石簪丢在夜游神吴真阳的身上，栽脏嫁祸，那根宝石簪你从何处得来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说！不许支吾，小心你的狗命。”

“小的做案满天下，经手的财宝数不胜数，五年前的事情，小的怎记得起？这……”

“你和千里旋风闻达一群恶贼，在福建汀州与江西交界处做案，杀官劫财，屠尽那狗官一门老小，你难道也忘了不成？从实招来。”

二丑机灵过人，一听中海骂出“狗官”二字，心中大定，略一沉吟，说：“哦！小的记起来了，那根祖母绿宝石簪，乃是那狗官的财货之一，是我分得的财物……”



“那狗官姓甚名谁？”

“哦！听……听说……”

“不许听说，招实情。”

“我记起来了，姓程，名字我委实记不起来了。”

“谁指使你们去劫杀那狗官的？”

“有人告诉千里旋风，说那狗官官位虽然小得像芝麻绿豆，却贪赃枉法官囊饱满，要他纠众下手，小的与千里旋风是好朋友，他提携小的做了那笔买卖。”

“告诉千里旋风下手的人是谁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敢不说？”中海沉喝。

二丑打一冷战，叫道：“小的认识这个人，听说是在陕甘一带颇有名气的前辈同道，姓郇名仲康绰号叫做笑面青狼。

“郇仲康目下何在？”

“小的不知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小的如果知道，甘愿被龙爷千刀万剐。”二丑情急哀叫。

有名有姓有绰号，打听并无困难。看二丑不象撒慌，中海只好罢休，深深吸入一口气，转过话锋问：“你是龙虎风云会派至黑旗盟卧底的人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，已……经三年了。”二丑坦白招认。

“龙虎风云会主是谁？”

“小的从未见过他的真面目。”

“他目下在何处？”

“小的不知道，只知外主坛成坛主父子在清泉山大悲古刹发号施令，召集及分派人手截杀天玄剑了。”

“贵会有一个叫邹瑞月的女人，她是混江龙的女儿，在贵会是何身份？”

“邹瑞月？见鬼？没听说过。本会的弟子成千上万，小的怎知她是谁？”

中海不再问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像你这种人，留在人间，也是……”

“龙爷慈悲，饶……饶命！”二丑一听口风不对，磕头狂叫。

“在下不要你的命，鬼叫什么？像你这种人留在人间，果真是人间的不幸，虽不至于祸害千年，至少还得有不少人倒霉。你如果不遭报，天道何存？死罪虽免，活罪难饶，免得你再为祸江湖，在下从轻处治你。”

声落，一脚将二丑踢翻，制了气海和丹田两穴，抓住右臂一抖，二丑的右臂骨应手从中折断。

“哎呀！救……救命……”二丑发狂地叫。

前面五六丈树影中，六个快速的人影如飞而至，最快的人影是个老道，赫然是长春子，带了助手赶到了，六人中，除了他另一名弟子外，其余四人皆以巾帕蒙面，只露出一双厉光四射的眼睛。

中海一声长笑，展开轻功如飞而去。

相距在五六丈外，想追上他谈何容易？长春子有自知之明，止住同伴停在二丑身前，开始盘问有关中海的事。

二丑不知老道的来历，他不认识长春子，反正中海不接斗便撤走了。想必是比中海更可怕的人物不敢隐瞒，乖乖地

和盘托出。

长春子静静地听完，突然一脚踏在二丑的小腹上。

二丑狂叫一声，仅挣扎了片刻，五官流血呼吸渐止。

长春子扭头向一名蒙面人沉声道：“冉康，你回去告诉会主，传贫道的法旨。那大地之龙既然仅有数天可活，不予置理固然省事，但必须防范他再伤咱们的人。再就是贫道目下不能出面，而且必须赶返重庆等待前来会合的人。黑旗令主已经快到了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大地之龙既然出手杀黑旗盟的人大闹青霞观，折辱天南三剑，可知黑旗令主决不会暗中与大地之龙勾结。咱们有不少人在令主身畔，他天胆也不敢心生异念，追得太紧，谨防勾急跳墙，无路可走时，他既使能忍受，他的手下盟友可能也会作鸟兽散，咱们岂不自剪羽翼，化友为敌？所以必须慎重行事。贫道走了，诸位好自为之，毋负厚望。天玄剑可能经过这儿，务必全力除去祸胎。”

“在下当将仙长的法旨传到，不敢有误。”蒙面人躬身答。

长春子沉思片刻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诸位替我留心些。会主自从袭击木莲花苑之后，证实缥缈仙子并未死亡，情绪便有点不正常，对会务的事没有以往热心，处事条理紊乱，不知轻重缓急，人手分散各地。只顾追索缥缈仙子的下落，忽视了会务，贫道甚不放心，因此暗中先行入川看看情形。已经提醒她了，希望诸位多多加以留心，察看她是否意志动摇，如有异样，从速遣人禀报。”

冉康冷静地说：“在下也深深地感到，会主近来处事的手段，实欠思考，似乎心中甚乱，情绪大不如前，似是心中

有事迟疑难决，内情复杂，变化难测，会不会心生异念……”

“不会吧？”长春子沉吟地答，但语气显然不够稳定。

“假使她心怀异谋，想甩脱仙长的羁绊，在下与两位大师和符兄，可否便宜行事？”冉康鹰目炯炯地问。

“冉康，你也有点心神不定操之过急了。”

“在下也是为大局着想，为仙长效忠，并无他意。”冉康谦恭地答。

长春子沉思片刻，神色肃穆地说：“好，诸位可以便宜行事，但如无重大变故，切不可轻举妄动，大局已至决定关头，自坏长城便将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。会主还有利用价值，不宜轻易放弃。一切大事，与副会主商量，决定之后，如果贫道在附近，须派人前来请示方可有所举动。你们可以走了，日后梓潼见。”

四人应诺一声，行礼恭候长春子动身，直至长春子的身影消失在西面的丛林中，四人方启程返回城府。

中海赶回嘉陕客栈，雍玉和两位姑娘正等得心焦。他将与长春子交手的事说了，三人大惊失色。

“我们从湖广动身时，长春子仍在河南，怎么他却先一步到了四川了？”素素讶然叫。

“在河南的长春子，决不会是他本人，定然找一个替身和英雄会的人敷衍，他自己却潜入四川及早布置。素妹，你还得走一趟朱凤山，通知真阳道长，叫施叔无论如何不可走顺庆府。长春子此来，决非巧合，可能是为施叔而来，必须多加小心。”中海冷静地说。

“我们的处境，不是也很危险吗？”雍玉耽心地问。

“是的，我们可能已落在他们的监视下了，因此，必须

迁地为良。走！到南下大道附近村郊找地方藏身。今晚事了后立即撤离府城。”中海断然地决定，立即到柜台结帐。

四人踏上南下大道，中海向雍玉问：“玉弟，陕甘地区，有一个叫笑面青狼姓郜名仲康的大盗，玉弟可曾听说过这号人物吗？”

雍玉沉思片刻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听说过。陕甘以西地区，早年共有两个以狼为号的人，全都是凶残恶毒毫无人性的家伙，所以以狼为号，其一是大漠之狼符钦，手中一把特长的弧形刀狂野无比，这人近来已销声匿迹，下落不明。另一头狼就是笑面青狼，在甘陕一带横行了二十年，但近三十年来极少听说这家伙的消息了，仅偶然听人谈起他的下落，见到他的人不在陕甘，而是在河南山东一带宛如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没有人确知他的下落，更不知他的现况。这人心肠毒辣，凶狠残忍，但艺业不佳，仅奸猾过人，善于利用机会，只能算是强盗中的三流入物而已。”

“最近有人看到他吗？”

银凤突然接口道：“据小妹所知，早些年有人曾在武昌府见过这位狠贼，那是他的早年好友盘龙枪黄桓说的，谅不会假，据黄桓说，笑面青狼已不再做贼，面貌已改，白天从不与人见面，虽说已经洗手，可能仍在做些丧心病狂的勾当。大哥，找这个人有何……”

“他是指使丑和千里旋风一群恶贼劫手程巡检的主谋，杀我父母之人定然有他一份。”中海咬牙切齿地说。

一直在沉思的素素突然接口道：“这人西门老爷子或许知道，三年前他曾经见过这恶贼。”

听素素说狂丐西门老爷知道笑面青狼的下落，中海心中

大喜，说：“又多了一条线索，找真凶报仇有望了。”

“大哥遇上二丑了？”素素问。

“是的，我废了他，他已经招供了。”

素素仍想再问，身后脚步声震耳，一个衣着鲜明，满面红光的人老撩起袍袂，正大踏步赶来。

群人扭头一看，中海讶然地说：“咦！这人好面熟。”

老人已到了四五丈外，大笑道：“哥儿，好眼力，但仍不够好。”

素素跳起来叫：“老爷子，来得好，大概你老人家可以驱役耳报神，知道大哥需要向你老人家讨教，所以及时赶来了。”

来人是狂丐西门守成，居然脱去了数十年的丐武活招牌，扮成脸团团的富家翁了，群人行礼毕，他匆匆地说，“你们两个小丫头该打一百军棍，就会出鬼注意去找你们的好龙大哥，你知道急坏了多少人。要不是火真君派人通知你爹爹，你知道会闹出多少大乱子吗？你们随我来，天南三剑已出动黑旗盟所有的盟友，要找龙哥儿的消息，我刚到府城，找到当地的小猴子，知道龙哥儿的消息，算定你们会往南走。你们或许仍会去找火真君，那老道已经走啦。你们前往准保扑个空。你们以为龙虎风云会是纸扎的，今日老道几乎性命难保哩！凤观的老道如果不是听劝告及时走避，恐怕连小虫蚁也没留下一个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地方安顿。”

他带群人离开大道，向西折入一条小径，洞穿烟有一座破草屋，路旁有一座破落的山神庙。草屋中有两名打扮的中年人，是狂丐派来准备往助的助手。

安顿毕，狂丐将别后的事概略地说了。目前，三丐在四川

早有安排。鬼丐常真在剑州一带混迹，从栈道入川的贼人尽在监视之下。神驼在叔州府，监视着水路，可能已和洞庭王取得了联系，他狂丐则负责重庆一带，已和天玄剑联络上了。巴图活佛和枯骨魔僧两人，自大巴山分手后巴图活佛返回西海，枯骨魔僧回到巴山宏法寺禅，暗中监视着大巴山附近的动静。他认为龙虎风云会的高手大部入川，目下会大批人马向梓潼赶。梓潼大会我方的人不能不去，但恐怕要牺牲不少人，而且胜负难以预料，委实令人耽心。至目前为止，还未能找到与长春子一决雌雄的人，他问中海是否有把握。中海便将南荒人魔所说的话重述一遍，坦率地指出，得看这次到保宁找到壶中痴方能决定。同时，他将晨间遇上长春子，挨了一掌的事说了。他作最坏的打算，认为两仪心法练成之后，便可以抗拒长春子的罡气，即使找不到壳中痴，虽胜不了长春子，但缠住老杂毛当无困难。梓潼大会时，他负责缠斗老杂毛，目下必须物色一个功力高强的人，接斗那可能是毒娘子的邹瑞月，其他的人，便可放胆铲除其他的恶贼了，当然，这得看这次大巴山之行，是否能将六指琴魔的外甥救出虎穴，不然一切免谈，有六指琴魔在，他认为没有人可以从天雷魔琴的袭击下幸免。

听说长春子竟然神秘地出现在顺庆，而且居然以真面目出现，老花子脸色一变，他搞不清老杂毛何以能逃过无数眼线的重重监视。其实，长春子隐世三十年，世间知道老杂毛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，如果中海不是在排云山庄和大隐屏与老杂毛照过面，也同样不认识老杂毛是谁。可以说，当今之事，能认出长春子的人，已是屈指可数，那些眼线都是江湖晚辈，自然毫无所知啦！

经过一番思索和计议之后，老花子决定将议定的事转达天玄剑。其一：是大巴山之行势在必得，救出在那儿的人质，定可策动那些被控制的人倒戈相同，决定了龙虎风云会的命运。其二：梓潼大会之前，大峪山必须先消灭成都的贼巢，将贼人迫到梓潼聚集，打击他们的士气，也可一举将他们解决。其三，火速召集高手到达梓潼布置，早作准备，以免陷于被动，受制于人。

最重要的是，梓潼大会势将全力以赴，即使大巴山之行未能将人质救出，为大局着想，只有忍痛除去六指琴魔，老花子有把握请打入龙虎风云会卧底的人，偷出或者毁掉天雷魔琴。

至于人手的分法，预定由中海对付长春子，回春居士缠住邹瑞月也免可胜任，天玄剑可以接斗湖海散人，大峪山主对付黑旗令主当无困难。同时，深信四绝秀士如缥缈仙子必定不敢袖手旁观，梓潼大会有他们两位出面，虽不能仰仗他们两人对付长春子，至少可以号召不少武林高手反正，也可给与会的人不少精神鼓励。

老花子的意思，必须立即前往大巴山，任何属皆可搁下，解救人质的事刻不容缓。

但中海却走不开，他必须找到九阴吊客，便将笑面青狼的事请教狂丐。

老花子静静地听完，愕然地说：“笑面青狼确是仍在人间，但这人到底躲在什么地方，谁知道呢，天下茫茫，一个存心隐瞒过去的二流大盗，是不容易找到的。”

“老爷子的朋友，难道从没有人见过吗？”中海失望地问。老花子朋友甚多，走遍天下，如果也不知笑面青狼的下



落，其他的人可能更没有希望了。

“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了，看到他的地方是武昌。这数十年来，经常在相距三五年左右，便有人看到他一次。见到他的地方，通常在河南、湖广北部、江西、南京西部一带。这家伙的为人十分狡猾……唔！让我想想看，他既然离开老家隐遁江湖，为何每隔三五年他却又故意现身让人见到？有何用意？唔！其中有鬼。龙哥儿，这家伙可能仍然在湖广一带做案，我相信会找得到他的。明天我立即传出柬帖，通知各地的朋友搜寻这人的下落。”

“谢谢老爷子鼎力相助。”中海感激地道谢。

“今晚你们决定到果山一走吗？”狂丐问。

“是的，希望黑旗令主今天能赶来。”

“如果所料不差，他今天如果未能赶到、明天一定到达。这样吧，老朽今晚陪你们一走。我先去见火相君，初更时分在这儿碰头。”狂丐说完，径自走了。

府城附近，黑旗盟和龙虎风云会的眼线，都在找假扮书生的大地之龙。中海拾夺出城，已经被黑旗令主的暗桩所发现，老花子走后不久，黑旗盟已经高手齐出，分数批向南赶。

中海为人谨慎，他想到此地距府城不远，极可能被人搜到，所以必须先看清附近的形势。他独自离开茅屋，信步出林。这一带是起伏不定的冈阜地带，冈阜都不太高，许多可以辟为田亩的低地，皆未加以开垦，荒草萋萋，野林散落，视界不广。

他信步向东走，想到南下大道看看来往的行人中有没有黑旗令主。